

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

管子全译

(下)

(修订版)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
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

谢浩范 朱迎平 译注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心术下第三十七

【题解】

《心术》下篇并非是接着前面的上篇的，无论从内容或结构看，都不相关联；而与本书《内业第四十九》篇却有关系，其中有许多重复或相似的文字，只是《内业》篇完整严密，而《心术》下篇简略又有些凌乱。所以学者们认为它是《内业》篇的写作提纲或别本，而又有散失，只留下了中段，是编书者错编于此。

本篇论述心的修养时，强调专心一意。文中除运用道的概念外，还引进了气、意气、精气等概念，它们互为通用。

【原文】

形不正者，德不来^①；中不精者^②，心不治。正形饰德^③，万物毕得。翼然自来^④，神莫知其极。昭知天下，通于四极^⑤。是故曰：无以物乱官^⑥，毋以官乱心，此之谓内德^⑦。是故意气定，然后反正。气者，身之充也^⑧；行者，正之义也^⑨。充不美，则心不得；行不正，则民不服。是故圣人若天然，无私覆也；若地然，无私载也。私者，乱天下者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德：即下文的“内德”、“精气”，都与“道”通用。尹知章注：“有诸内必形于外，故德来居中，外形自正。”

②中：内心。中不精，《内业》篇作“中不静”。

③饰：通“飭”，整饬。正形饰德，《内业》篇作“正形摄德”。饰德、摄德同意。

④翼然：鸟飞的样子。《广雅》：“翼，飞也。”

⑤四极：四方极远的地方。

⑥无：一作“毋”。官：指眼耳鼻口。

⑦内德：一作“内得”。《内业》作“中得”。

⑧“气者”二句：尹知章注：“气以实身，故曰身之充也。”

⑨义：同“仪”。仪表，外形。

【今译】

外形不端正,是因为精气没有来;内心不虚静,是因为嗜欲没有节制。端正外形,整治内心,万物全为我内心所得。这正如鸟张着翅膀飞来,神都不知其究竟。就能明察天下,智通到四方之极。所以说,不要让外物扰乱五官,不要让五官扰乱内心,这就叫做内有所得。所以内心意气安定,这样外形就恢复端正。气,是充实身体的;行为,是人的外形端正的仪表。充气不美,心就不能虚静;行为不端正,百姓就不服。因此圣人就像天一样,无私地掩盖在万物之上;像地一样,无私地装载万物。私心,是扰乱天下的根源。

【原文】

凡物载名而来^①,圣人因而财之^②,而天下治;实不伤^③,不乱于天下,而天下治。

注释

①载:同“戴”。物载名而来,与《心术上》中的“物固有形,形固有名”同一意思。

②财:刘绩云:财同“裁”,裁定。

③郭沫若云:“‘实不伤’上当夺一‘名’字,‘伤’犹爽也。”意谓名实一致。

【今译】

万物都是随带着名称来到人间,圣人根据万物的实际和名称裁定它们,天下便安定了;名实一致,天下不混乱,天下便安定了。

【原文】

专于意,一于心,耳目端,知远之证^①。能专乎?能一乎?能毋卜筮知凶吉乎^②?能止乎?能已乎?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?故曰:思之,思之,不得^③,鬼神教之;非鬼神之力也,其精气之极也。一气能变曰精,一事能变曰智。慕选者所以等事也^④,极变者所以应物也。慕选而不乱,极变而不烦。执一之君子,执一而不失,能君万物^⑤,日月之与同光,天地之与同理。

注释

①知远之证：许维遹案：“‘之’犹若也。‘证’当作‘近’。”“‘知远之近’，犹知远若近也。”“《内业篇》作‘一意抟心，耳目不淫，虽远若近’。字异而义同，是其证。”

②卜筮(shì 事)：古时用龟甲占卜称卜，用蓍草占卜称筮，合称卜筮。

③丁士涵云：“当以‘思之思之’句，‘不得’上又脱‘思之’二字。《内业篇》曰：‘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，思之而不通，鬼神将通之’，以彼证此，可知其有脱字矣。”

④慕：郭沫若云：“当以作‘募’为是。‘募选’谓广求而选择之，所以等第事物也。”

⑤君：统治，治理。

【今译】

心意专一，耳目就能端正，了解远方的事就如在近旁一样容易。能专心吗？能一意吗？能不用占卜而知事的凶吉吗？能想止就止吗？能想完就完吗？能不用向人求教而靠自己有所得吗？所以说，要思考，要思考，思考而无所不得，鬼神就会来教他；不是鬼神的力量，那是精气的极妙作用。专一于气而能变得通达的叫精，专一于事物而变得通达的叫智。广求而又选择是为了安排事物的等次，想尽变通的办法是为了应对事物。广求选择不能混乱，想尽办法不能烦琐。坚持专一的君子，坚持专一而不放，他就能统领万物，就能与日月同光，就能与天地同理。

【原文】

圣人裁物，不为物使。心安，是国安也；心治，是国治也。治也者心也，安也者心也。治心在于中，治言出于口，治事加于民，故功作而民从^①，则百姓治矣。所以操者非刑也，所以危者非怒也。民人操，百姓治，道其本至也。至不至无^②，非所人而乱^③。凡在有司执制者之利^④，非道也。圣人之道，若存若亡，援而用之，歿世不亡。与时变而不化，应物而不移，日用之而不化^⑤。

注释

①功作：功业振兴起来。

②至不至无：郭沫若云：“‘不’读为丕。‘至丕至无’，犹言道之为物‘至大无外，至小无内’。”

③而:能。

④利:郭沫若云:“‘利’当是‘制’字之误,……”译文从郭说。

⑤化:安井衡云:“‘化’疑当作‘伤’。”伤,损。

【今译】

圣人能裁定万物,而不为万物所支配。国君的心安定了,这样国家也就安定了;国君的心治理了,这样国家也就治理了。国家的治理在于国君的心,国家的安定也在于国君的心。治心在内,治言就会从口里说出来,好事就会施加到百姓身上,所以功业就会兴旺,百姓就会顺从,那么百姓也就安定了。用来统治百姓的办法不是刑罚,用来使百姓害怕的态度不是威严。治理百姓,使百姓安定,运用道是根本的。道是最伟大的,又是最微小的,不是人能扰乱。大凡官府各部门在执行的制度,并不是道。圣人的道,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,拿来运用它,永远不会消亡。它随时变化而不消失,它随物发展而不转移,每日使用它不会受损伤。

【原文】

人能正静者,筋肋而骨强^①,能戴大圆者,体乎大方,镜大清者,视乎大明^②。正静不失,日新其德,昭知天下,通于四极。金心在中^③,不可匿^④。外见于形容,可知于颜色。善气迎人,亲如弟兄;恶气迎人,害于戈兵。不言之言^⑤,闻于雷鼓。金心之形,明于日月,察于父母^⑥。昔者明王之爱天下,故天下可附;暴王之恶天下,故天下可离。故货之不足以为爱^⑦,刑之不足以恶。货者爱之末也,刑者恶之末也。

注释

①肋:同“韧”。

②《内业》作“乃能戴大圆而履大方,鉴于大清,视于大明”。译文从之。古人以为天圆地方,所以大圆指天,大方指地,大明指日月。

③金心:当从《内业》作“全心”。

④不可匿:当从《内业》作“不可蔽匿”。

⑤不言之言:当从《内业》作“不言之声”。

⑥察于父母:比父母了解子女还看得更清楚。

⑦货:当作“赏”。《内业》云:“赏不足以劝善,刑不足以惩过。”赏、刑相对而

成文。

【今译】

人能端正虚静,就筋韧骨强,就能头顶苍天,脚踏大地,明察如清水,目光如日月。只要不失端正虚静之心,就能日日更新德行,明察天下,智通四方之极。全心在内,不能遮掩。在外面,表现在他的身姿容貌上,也可在他的颜面色泽上发现。善气迎人,相亲如弟兄;恶意迎人,相害如刀兵。没有说出来的话语声,比雷霆战鼓的声音还响亮。全心的外形,比日月之光还明亮,比父母了解子女更清楚。从前圣明之王爱天下,所以天下的百姓都来归附;暴君恶天下,所以天下的百姓都叛离。所以赏赐不足以表现爱心,刑罚不足以表示恶意。赏赐是爱心的微小表现,刑罚是恶意的微小表现。

【原文】

凡民之生也,必以正平。所以失之者,必以喜乐哀怒。节怒莫若乐,节乐莫若礼,守礼莫若敬。外敬而内静者,必反其性。岂无利事哉?我无利心;岂无安处哉?我无安心。心之中又有心^①。意以先言,意然后形,形然后思,思然后知。凡心之形,过知失生。是故内聚以为原^②,泉之不竭,表里遂通;泉之不涸,四支坚固。能令用之,被服四固^③。是故圣人一言解之^④,上察于天^⑤,下察于地。

注释

①心之中又有心:犹言心中有精气。

②原:当为“泉原”。《内业》作“内藏以为泉原”。

③被服四固:王念孙云:当作“被及四固”。固通“圉”,边疆。

④一言解之:当从《内业》篇作“一言之解”。一言,一字,即“道”字。

⑤察:至。

【今译】

大凡人的生命,一定依靠端正平和。之所以失去端正平和,一定是因为喜乐哀怒。节制怒气最好用音乐,节制淫乐最好讲究礼,遵守礼仪最好讲究恭敬。外行恭敬而内抱虚静,就一定能恢复到端正平和

的本性。哪里是没有好事可做？只是因为我没有做好事的心；哪里是没有可安之处？只是因为我没有安定的心。心中还有一个心。这个心的心意先生于心的名称，有了心意然后才有心的形体，有了心的形体然后才有思虑，有了思虑然后才有智慧。大凡心的形体里，存有过多的智慧就会失去生机。因此心内心意的聚合才是生命的泉源，泉源不枯竭，表里才能相通；泉源不干涸，四肢才能坚固。能使心运用这个泉源，就能通向四面八方了。因此圣人用一个道字解释它，上通于天，下达于地。

白心第三十八

【题解】

白心，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。按《庄子·天下》，它的内容应包括：不为世俗所累，不矫饰外物，不苛求人，不违众，希望天下安宁，而生活只要满足就够了。本篇所论述的也以道家学说为本，开篇就提出“以靖为宗”，“上之随天，其次随人”，一切顺应自然。这与《心术》的观点一致，但本篇以论述无为为重点，主张“静身以待”、“无事”，不追求功名，“不以天下为忧”；坚持无为，就“可以为天下王”。最后归结到要坚持无为之道在于加强自身的修养。

【原文】

建当立有^①，以靖为宗^②，以时为宝，以政为仪^③，和则能久^④。非吾仪，虽利不为；非吾当，虽利不行；非吾道，虽利不取。上之随天，其次随人。人不倡不和，天不始不随。故其言也不废，其事也不随^⑤。

注释

①当立有：何如璋云：当为“常无有”，以形近而误。《庄子》“建之以常无有”是其证。下文“非吾当”，王念孙云：“当”当为“常”。郭沫若云：“建常无有”谓建此以说道也。道者亘古永在，似无实用，故曰“常无有”。”译文从之。

②靖：同“静”，虚静。

③政：同“正”。端正，不偏不倚。仪：法度，准则。

④和:和谐,协调。

⑤随:猪饲彦博云:当作“堕”。堕,通“隳(huī 灰)”,毁坏。

【今译】

建立常无有的学说,以虚静为宗旨,以合时宜为宝贵,以端正为准则,和谐就能长久。不合我的准则,即使有利也不做;不合我的常规,即使有利也不实行;不合我的本道,即使有利也不采取。首先是随顺着天,其次是随顺着人。人不倡导就不去应和,天不始行就不去跟随。所以他的理论不会被废弃,他的事业就不会被毁坏。

【原文】

原始计实^①,本其所生^②。知其象,则索其形;缘其理,则知其情;索其端,则知其名。故苞物众者^③,莫大于天地;化物多者,莫多于日月^④;民之所急,莫急于水火^⑤。然而天不为一物枉其时,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。天行其所行,而万物被其利;圣人亦行其所行,而百姓被其利。是故万物均,既夸众矣^⑥。是以圣人之治也,静身以待之,物至而名自治之^⑦,正名自治之,奇身名废^⑧。名正法备,则圣人无事。不可常居也,不可废舍也。随变断事也,知时以为度^⑨。大者宽,小者局,物有所余,有所不足。

注释

①计:推求,察究。

②本其所生:尹知章注:“寻本其所生。”本,根本。

③苞:通“包”,包藏。

④尹知章注:“日,阳也;月,阴也。物皆禀阴阳之气然后化之也。”化,化生。

⑤尹知章注:“一日无水火,则生理或有不全。”

⑥既夸众矣:张佩纶云:“当作‘百姓平’。”展转成误。译文从之。

⑦陶鸿庆云:“‘物至而名自治之’本作‘物至而名之’。”译文从之。名,命名。

⑧奇身名废:王念孙云:“当作‘奇名自废’”,“《枢言篇》曰‘名正则治,名倚则乱’,是其证矣”。奇,尹知章注:“谓邪,不正也。”译文从之。

⑨郭沫若云:此二句应为“随变以断事也,知时以为度也”。译文从之。

【今译】

考察原始,根据事实,去寻求事物能生长的根本。了解事物的现象,就能探索事物的形体;根据事物的规律,就能知道事物的实情;探索事物的端绪,就能知道事物的名称。能包容事物最多的,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大的了;能化生事物最多的,没有什么比日月更多的了;百姓最急需的,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急的了。然而上天不会为了一个物种的需要而错行了时令,明君圣人也不会为了一个人的需要而错行了法令。上天按照时令运行,万物就受到它的利益;圣人也按照法令运行,百姓就受到他的利益。这就万物均匀,百姓平安。因此圣人对世事的治理,用宁静的态度来对待,事物来到才命名它,正确地运用名称天下自然治理好了,错误地运用名称自己就会被废弃。名称正确法令完备,圣人就没有事再需要做。不可顽固死守名称法令,不可任意废弃名称法令。要随着发展变化来论断世事,要懂得合乎时宜来另作考虑。大了就宽泛,小了就局促,事物总是时有多余,时有不足。

【原文】

兵之出,出于人;其人入,入于身。兵之胜,从于适;德之来,从于身^①。故曰:祥于鬼者义于人^②,兵不义不可^③。强而骄者损其强,弱而骄者亟死亡;强而卑义信其强,弱而卑义免于罪^④。是故骄之余卑,卑之余骄。

【注释】

①以上八句,注家纷纭,莫衷一是,译文姑从尹知章注。

②“祥于”句,尹知章注:“义于人者,则鬼佑之以福祥也。”

③“兵不”句,《吕览·禁塞》:“兵不义,攻伐不可,救守不可。”

④“强而”二句,丁士涵云:以上二句中的“两‘义’字当作‘者’,与上文两‘者’字一例,‘信’古‘伸’字”。译文从之。

【今译】

兵士出来,来自百姓;兵士回到百姓中去,回去又是百姓。军队的胜利,在于内部的团结;道德的建立,在于自身的修养。所以说,受到鬼神保佑的人一定是对人行义的人,军队不行义就不可用来攻伐防守。强大而骄傲就会损害自己的强大,虚弱而骄傲就会迅速死亡;强

大而谦卑就能增加自己的强大,虚弱而谦卑就能免除罪过。因此骄傲的后果是由弱而卑下,谦卑的结果是由强而骄傲。

【原文】

道者,一人用之,不闻有余;天下行之,不闻不足,此谓道矣。小取焉则小得福,大取焉则大得福,尽行之而天下服,殊无取焉则民反^①,其身不免于贼。左者,出者也;右者,入者也^②。出者而不伤人,入者自伤也。不日不月,而事以从;不卜不筮,而谨知吉凶。是谓宽乎形,徒居而致名。去善之言,为善之事,事成而顾反无名^③。能者无名,从事无事。审量出入,而观物所载^④。

注释

①殊:安井衡云:“殊,绝也。绝无取于道则民反之,终不免于贼杀也。”

②“左者”四句:尹知章注:“左为阳,阳主生,故为出也。”“右为阴,阴主死,故为入也。”又注下二句云:“出者既主生,则不当伤人,违而伤人,是还自伤。”俞樾以为这二句应为“出者而不伤人,伤人者自伤也”。译文从之。

③顾:犹“还”,回。

④“审量”二句:尹知章注:“谓凡出命令,当观物载之所堪,然后当量而出之也。”

【今译】

道,一个人使用它,不听说有多余;天下人实行它,不听说有不足,这就叫做道了。稍稍取用道就能小得福,大取用道就能大得福,全都实行道天下人就顺服,完全不取用道百姓就造反,他自身也不免被叛贼所杀害。左方,是主生方;右方,是主死方。主生方不该伤人,伤了人也必定害了自己。只要随着道,不挑选吉日良辰,事业却也能相随之成;只要随着道,不用占卜,事业却也能逢凶化吉。这就是说,放松生活,空闲无为也能有名声。弃去不实的善言,去做实在的善事,事成又返回到默默无闻的境地。能干的人不需要名声,干事的人却像不干事。审议法令的颁行和修改,要考察百姓的承受能力。

【原文】

孰能法无法乎？始无始乎？终无终乎？弱无弱乎？故曰美哉鼎
鼎^①！故曰有中中有中^②，孰能得夫中之衷乎^③！故曰功成者隳，名成者
亏。故曰孰能弃名与功，而还与众人同？孰能弃功与名，而还反无成？
无成有贵其成也，有成贵其无成了。日极则仄，月满则亏。极之徒仄，
满之徒亏，巨之徒灭。孰能已无已乎^④，效夫天地之纪！

注释

①鼎：尹知章注：“兴起貌。”

②有中中有中：俞樾云：“本作‘不中有中’。故尹《注》曰‘举事虽得其中，而不为中，乃是有中也’。”

③衷：正中不偏。

④“孰能”句：何如璋云：“‘已无已’者，周而复始，往而复来，故可以法夫天地之纪也。”郭沫若云：“言举事当求恒进不息，天地万物均恒在未济状态中也。”

【今译】

谁能做到有法令如同没有法令？有开始如同没有开始？有终结如同没有终结？柔弱如同不柔弱？所以说，兴旺起来的事业多么美好！所以说，不是为了正中而已达到了正中的效果，谁能达到那中间的正中呢！所以说，功业已成的就要走向毁坏，名声已成的就要走向亏损。所以说，谁能弃去名声与功业，返回到与众人相同的默默无闻的境地？谁能弃去功业与名声，返回到没有成就功名时默默无闻的境地？返回无成就时的境地是注重新的成就，有成就时要注重返回到无成就的境地。太阳运行到正中就要偏斜，月亮运行到圆满就要盈亏。到了正中就要走向偏斜，到了圆满就要走向盈亏，到了巨大就要走向毁灭。谁能做到终止却永远没有终止，能仿效天地的规律呢！

【原文】

人言善亦勿听，人言恶亦勿听。持而待之，空然勿两之^①，淑然自清^②。无以旁言为事成，察而征之，无听辩，万物归之，美恶乃自见。

注释

①勿两之：郭沫若云：“‘两’者谓与之对抗，‘勿两’即不与之对抗，听其自然也。”

②淑：李哲明云：疑为“淑”字，即“寂”字。“读者多见淑，少见淑，因改‘淑’耳。”译文从之。

【今译】

人说善也不听，人说恶也不听。坚持平静的态度对待人们不同的说法，虚心地听其自然地发展，悄悄地等待善恶自然清楚。不要把旁人的评论看作事业的成就，冷静地考察验证，不要去听人们的论辩，万民都来归顺，美恶就自然显现。

【原文】

天或维之，地或载之。天莫之维，则天以坠矣^①；地莫之载，则地以沉矣。夫天不坠，地不沉，夫或维而载之也夫！又况于人？人有治之，辟之若夫鼙鼓之动也^②。夫不能自摇者，夫或撝之^③。夫或者何？若然者也：视则不见，听则不闻，洒乎天下满，不见其塞。集于颜色，知于肌肤，责其往来，莫知其时。薄乎其方也，惇乎其圜也^④，惇惇乎莫得其门。故口为声也，耳为听也，目有视也，手有指也，足有履也，事物有所比也^⑤。

注释

①以：已。

②辟：同“譬”。鼙鼓：鼙，雷的本字。雷鼓，郑玄注《周礼·地官·鼓人》云：“八面鼓也。”

③撝：王念孙云：“古‘摇’字也。”

④惇：音未详。本书《枢言》：“沌沌乎博而圜，豚豚乎莫得其门。”似惇、沌、豚首相近，安井衡云：“音当同‘敦’。”又云：“声同则义通，犹《庄子》所谓‘浑沌’也。”惇乎其圜，尹知章注：“惇，复貌，谓遇圆则为圆也。”圜同“圆”。

⑤比：庇护。

【今译】

天或许有什么维系着，地或许有什么装载着。天如果没有什么维系着，天就已坠落；地如果没有什么装载着，地就已沉陷。天不坠落，地不沉陷，那或许有什么维系着和装载着吧！又何况于人？人要支

持,就譬如八面鼓需要敲击才能有声响一样。不能自己摇动的事物,或许有什么在摇动它们。或许在摇动事物的是什么样的呢?是像这样的;眼不能看见,耳不能听到,却飘飘洒洒地已满天下,但又看不到它有什么堵塞。聚集在人的脸色上,感知在人的肌肤上,要问它的往来,又不能知道它的时间。它迫近方就成方形,遇到圆就成圆形,浑浑沌沌地游转着寻找不到它的门。所以口能发声,耳能听闻,目可可视,手可指划,足可行走,事物都是有所依靠的。

【原文】

当生者生,当死者死,言有西有东,各死其乡^①。置常立仪,能守贞乎?常事通道,能官人乎?故书其恶者,言其薄者。上圣之人,口无虚习也,手无虚指也,物至而命之耳。发于名声,凝于体色,此其可谕者也。不发于名声,不凝于体色,此其不可谕者也。及至于至者,教存可见,教亡可也。故曰:济于舟者,和于水矣;义于人者,祥其神矣。

注释

①死:通“尸”。主持,主守。乡:通“向”,方向。

【今译】

应当生存的生存,应当死亡的死亡。这是说有的处于东有的处于西,各自遵循自己的方向发展。置常法立准则,人们就能坚守它们吗?能合理地处理日常事务,就能成为百姓的官吏吗?所以书是人所厌恶的,理论是人所鄙薄的,高尚的圣人,口无虚空的讲习,手无虚空的指点,事物来到才命名它罢了。有的可从名声里发现,可用脸色来体现,这是可以明白地告诉人的。有的不能从名声里体现,不能用脸色来体现,这是不可以明白地告诉人的。至于最好的办法,是让它存在也可,让它消亡也可。所以说,用船摆渡的人,一定能利用水性;对人行义的人,一定能受到神的保佑。

【原文】

事有适,而无适,若有适^①,觴解^②,不可解而后解。故善举事者,国人莫知其解。为善乎,毋提提^③;为不善乎,将陷于刑。善不善,取信

而止矣。若左若右,正中而已矣,县乎日月无已也^①。愕愕者不以天下为忧,刺刺者不以万物为笑^②,孰能弃刺刺而为愕愕乎?

注释

①若:《小尔雅·广言》:“若,乃也。”

②觶(xī 希):古代解结的用具,用象牙制成,形如锥。

③提提:显著的样子,这里是指因做善事而有很大的名声。

④县:同“悬”。

⑤郭沫若云:原文“明示‘愕愕者’与‘刺刺者’相反。‘愕愕’殆假为‘落落’。‘刺刺’同‘烈烈’。‘笑’,俞樾读为‘愜’,甚是。是则磊磊落落者、无为而心忘天下,而烈烈桓桓者、有为而气吞八荒”。

【今译】

事情有适宜的办法,却总是在办法不适宜时才想到的,于是才有适宜的办法,正如觶可解结,有不可解开的结才用觶来解开。所以善于举事的人,国人都不知道他是怎样解决疑难的。做善事呢,不要有显赫的名声;做不善的事呢,将要陷于刑罚。善与不善,只要取信于人就可以了。好像在左又好像在右,处在正中而已,这就如同悬在空中的日月那样永远长存。豁达开朗的人不为天下事务而忧虑,忧心烈烈的人不因万物具备而高兴,谁能弃去忧心烈烈而做豁达开朗的人呢?

【原文】

难言宪术,须同而出^①。无益言,无损言,近可以免。故曰:知何知乎?谋何谋乎?审而出者,彼自来。自知曰稽,知人曰济。知苟适,可为天下周^②。内固之一,可为长久,论而用之,可以为天下王。

注释

①尹知章注:“凡为法术必重难,须同众心然后出之矣。”

②周:俞樾云:“‘君’古文与‘周’相似而误。”译文从“君”。

【今译】

制订法律政策十分困难,必须合乎百姓的心愿才能出台。不要增加一个字,不要减少一个字,只要同百姓的心愿相近就可以免除差错。

所以说,自作聪明哪里说得上聪明呢?自作多谋哪里说得上多谋呢?审察百姓的心愿而出令,百姓自然来归顺。自作聪明叫作失误,了解百姓叫做成功。对百姓的了解如果适当,就可做天下的君主。内心能牢记它而又专一,就可制定长久的计策,斟酌使用,就可作天下的王了。

【原文】

天之视而精,四壁而知请^①,壤土而与生。能若夫风与波乎,唯其所欲适。故子而代其父,曰义也;臣而代其君,曰篡也。篡何能歌?武王是也。故曰:孰能去辩与巧,而还与众人同道?故曰:思索精者明益衰,德行修者王道狭,卧名利者写生危^②,知周于六合之内者,吾知生之有为阻也。持而满之,乃其殆也。名满于天下,不若其已也。名进而身退,天之道也。满盛之国,不可以仕任;满盛之家,不可以嫁子;骄傲傲暴之人,不可与交。

注释

①丁士涵云:精,明也;壁当作“辟”,开也,通也;请,“情”之借字。

②写:马瑞辰云:“当训忧,谓寢息于名利必多危险,故忧生危。”

【今译】

观察天象要清楚,四方开通而又了解情况,包括土壤以及生长的作物。能像风与水波那样,只求适合需要罢了。作儿子的代替父亲的王位叫做义,做臣子的代替君王就叫做篡位了。篡位怎么能歌颂?周武王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,谁能废去诡辩与巧诈,而恢复到与众人同一个道?所以说,思索过精智力就要衰弱,越讲究德行王道就更难行,醉心于名利就该担心生命的危险,智力遍及天地四方,我就知道他的生命有了阻碍。矜持而自满,就一定危险了。名声满天下,不如赶快停手。因为激流勇退,才是天道。全盛的国家,不可去那里做官;全盛的家族,不可同他通婚;骄傲暴躁的人,不可与他交友。

【原文】

道之大如天,其广如地,其重如石,其轻如羽。民之所以,知者寡。

故曰：何道之近而莫之与能服也^①。弃近而就远，何以费力也！故曰：欲爱吾身，先知吾情。君亲六合^②，以考内身。以此知象，乃知行情。既知行情，乃知养生。左右前后，周而复所。执仪服象，敬迎来者。今夫来者，必道其道。无迁无衍，命乃长久。和以反中，形性相葆。一以无贰，是谓知道。将欲服之，必一其端，而固其所守。责其往来，莫知其时；索之于天，与之为期。不失其期，乃能得之。故曰：吾语若大明之极，大明之明，非爱人不与也。同则相从，反则相距也。吾察反相距，吾以故知古从之同也^③。

注释

①安井衡云：“古本无‘与’字。”服：尹知章注：行也。

②俞樾云：“此‘君’字乃‘周’字之误，与上文可互证。”“惟‘亲’字无义”，“或‘视’字之误。”译文从“周视”。

③古从之同：丁士涵云：“当作‘古之从同’，今本误倒，尹《注》云‘知古之从者，以其同也’，可证。”

【今译】

道大得像天一样，阔广得像地一样，沉重得像石一样，又轻飘得像羽毛。百姓在不自觉地使用道，而懂得道的人很少。所以说，道离人是多么的近却没有谁能自觉地实行它。人们往往弃近而就远，为何要多费力气！所以说，想爱惜我自己的健康，先了解我自己的情况。遍视天地四方，用来一一地验证自身的内部。用此来了解道的现象，于是就懂得道的运行情况。懂得道的运行情况以后，就懂得了保养自己的生命。道就在人的左右前后，周行而复始。举行仪式穿上礼服，恭敬地迎接来者。这个来者，必定按照道的规律运行，不迁移不延误，生命就能长久。平和地返回正中，形体与性命相互保全。专一而不分为二心，这就是懂得道。想去行道，必须专心于开端，并且顽强地坚持。询问道的来去，不能知道时间；求索于上天，与上天相约为期。只要不失约期，就能得到它了。所以说，我的话就像日月高悬于天，日月的光明，不爱惜人是不会给予的。志同就相从，志反就相离。我考察相反相离的关系，我因此知道了古代相同相从的关系。